

中外关系史的一部力作 ——评周伟洲的《长安与南海诸国》

俄琼卓玛

(陕西师范大学 西北民族研究中心,陕西 西安 710062)

东南亚地区作为与中国大陆相邻的地区,从先秦时期开始就已经有了与中原的往来。为此,有不少学者对东南亚的历史进行了研究,但以往学者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地名和交通路线的考证方面,为数不多的关于东南亚地区历史的研究也多以国别史的形式为主。只有霍尔的《东南亚史》和约翰·F·卡迪所著的《东南亚历史发展》详细记述了整个这一地区的历史。而关于东南亚与中国大陆的交往历史研究则主要是相关的断代论文,缺少以时代发展为线索系统介绍这方面内容的专门论著。《古都西安》大型丛书中,周伟洲教授著的《长安与南海诸国》(西安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可以说在这方面做了具有填补空白意义的工作。该书以时代发展先后顺序介绍了从秦到唐,特别是西汉、隋、唐三代之国都长安与古代东南亚地区各国交往关系的历史。

本书首先明确要研究的“南海诸国”,是指今天的东南亚地区,包括与中国大陆毗连之中南半岛(又称中印半岛、印度支那半岛等),以及半岛南今日之印度尼西亚群岛(又称马来群岛)和菲律宾群岛(第1页)。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南海诸国从先秦时期就与中国大陆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从各种考古发掘的化石、石器以及当地居民的民族来源,到各种历史典籍有关交、文郎和瓠隄的传说,再到秦平南越继而设郡均证明了南海地区与中国大陆一脉相承的关系。秦末天下大乱,赵佗乘机

自立为“南越武王”。汉朝建立后,其与内地有稽首称臣时,也有兵戎相见时。最终在汉武帝时灭了南越并在秦对南越国的所置郡县的基础上,于原南越王领地重新设置了九郡(第35页),之后又置交趾刺史部管辖诸郡。其中不乏如锡光、任延这样对当地有所贡献的官吏,使内地传统的华夏文明逐渐传入该地。三国时,虽然国内大部分时间处于三国两晋南北朝分裂割据的局面,但建国于淮水、长江以南的诸政权仍沿用两汉以来对今越南北部和中部地区实行与内地相同的政令和法律,派遣官吏,设置郡县,且郡县数目有扩大的趋势。交州的各级官吏大部分均能较好地治理地方,注意发展生产,得到当地人民的爱戴(第60页)。在这一时期,南方所建政权积极地从交、广,经海路,与南海诸国建立联系,发展海上贸易,传播中国文化。由于有公元3至6世纪中国南方各政权与南海诸国进一步的交往,才可能有以后隋唐时期京师长安与南海诸国频繁的往来。

隋唐时期尤其是唐朝时国力强盛、政治开明,因此与内地来往的南海国家也越来越多。这部分是全书研究的主要内容,在该书中所占比重最大,约占了1/2篇幅。这一部分作者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叙述:隋唐与南海诸国的关系从隋唐长安与南海诸国的交通,其中包括陆上的“南夷道”和“身毒道”以及目前学界所称的“南方丝绸之路”或“西南

收稿日期:2005-11-07

作者简介:俄琼卓玛(1981-),女,藏族,青海西宁人,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

丝绸之路 和从长安经广州、安南至南海诸国的海上交通;隋唐长安与南海诸国的通贡贸易,详细叙述了南海诸国与长安的朝贡内容,并列举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贡品;唐长安与南海诸国的文化交流,主要介绍了传入长安的南海诸国乐舞如扶南乐、骠国乐,以及演奏这些乐曲的乐器,还有以弘法和求法的高僧为代表的佛教在两地之间的交流。

作者在著作中主要采用了将多方文献资料及各类考古资料相互考证以求确切的研究方式,解决了目前关于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在隋唐时期交往史中尚存的一些疑问。

多方文献资料互相印证的方法是史学研究的主要方法。书中有多处注释所引用的史料都不止一则。作者凭借对大量史料的充分掌握和研究,在书中讨论了一些具体的时间和地点问题。如隋炀帝遣常骏出使赤土的时间,虽在《隋书·赤土传》和《北史》中均记载为大业三年(607),但作者在核对《隋书·炀帝纪》后,判断出常骏出使应在赤土朝贡之后,为大业四年(608)。又如秦闽中郡设置的时间问题,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统一天下所设置的三十六郡中是否包括闽中郡,由于缺乏确切的史料,学术界历来都有争议。作者在综合考证了《史记·南越列传》和《淮南子·人间训》后得出,在秦始皇二十六年至三十年(前221年至前217年)四年之间进行了征南越的战争,最后在秦始皇三十三(前214)年攻占了南越之地后设置了闽中郡。从而对闽中郡设置的时间问题做出较为科学的判断。从如此细致、深入的考证可见作者所得出的每一个结论都是建立在大量的研究之上的,足见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深厚的学术功底。关于秦象郡的具体地理位置问题,与《史记》、《汉书》中所反映在越南中部和北部说法相异的是法国的马司帛洛(H. Maspero)。他认为秦之象郡仅在今广西、贵州一带,今越南北部和中部(汉日南郡)当时并未在象郡之内(第22页)。但两种说法均因没有确切的旁证而无法得到定论,所以作者认为姑且将两种方法并存待以后有新的资料发现,再下结论。作者提出这样的问题既指出前人研究中的分歧,也为后人继续研究提供了方向。关于唐代南海诸国与唐王朝之间存在频繁通使朝贡的问题,作者则在参阅各类相关史籍之后,详细列出了唐代南海诸国朝贡的表格并加以说明,

其内容详细到朝贡的时间、贡品、回赐物以及出处。作者的考据工作十分缜密细致,顾及到了每一细节,对朝贡情况做了十分详尽的分析。特别是指出了各国朝贡的次数,从而使读者可以从了解古代中国与南海诸国的交往情况。其次,指出朝贡的时间,主要是在初唐至玄宗开元年之前及安史之乱后的时间,而在盛唐(开元、天宝年间)时南海诸国的朝贡远不如同期的西域、北方的回鹘及朝鲜半岛、日本等地的民族和国家朝贡次数多。作者认为可能是由于盛唐是胡风流行,因而南海诸国受到了冷落,故而遣使次数相对较少。另外路程遥远,费事颇多,路途艰险也是原因之一(第152页)。这一朝贡表的列出使人们对唐代与南海诸国的朝贡情况一目了然,有了更加直观的认识。

由于本书是一部中外交往史方面的著作,因此许多地方都涉及到了长安至东南亚地区各个国家的交通路线。在这方面作者凭借其丰富的历史地理知识着重考证通向南海诸国几条重要的道路。“身毒道”是在秦朝与西南夷交往的基础上逐渐开凿的道路,西汉又继续开西南夷,并在汉武帝时使其归服了汉朝,在继续开发之后使长安可以通过“身毒道”到印度与南海诸国。虽无正式史籍记载,但从《史记》中张骞在大夏的见闻可见“身毒道”早在西汉以前就是民间贸易的一条古老的交通道路。而另一条经南越而至南海诸国的“南海道”由于具体的海程及国名史籍记载过于简略,中外学者考释分歧颇多。作者在综合了多种说法后,分析出由徐闻、合浦出发,向西南至中南半岛越南南圻地区(都元国);又向南到暹罗湾某地(邑卢没国),再沿海岸航行达丹拉沙林(谶离国);由此步行到缅甸的卑谬(夫甘都卢国);再入海西行,到印度契普拉姆(黄支国),还可到已程不国(今锡兰岛)的南海道路线(第47页),可以说得出一个较为科学的观点。而隋唐时期从长安经云南至南海诸国,先由长安到云南,这一段分南道和北道。作者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之上,运用扎实的历史地理知识描绘出了这两道的详细路线。其中南道由成都西南至双流、新津、邛徕、名山、雅安、荃经、汉源;渡大渡河后经汉源西南之清溪关、普雄、越西、冕宁、西昌、会理而后西南渡金沙江,至今南永仁、姚安、祥云、下关抵大理(第121页)。北道则是自成都沿岷江,而下至宜宾,南至昭通、豆沙

关、安宁、楚雄、华吕和镇,过英武关到云南(第124页)。从云南入缅甸、印度的交通虽然开通的很早,但为民间贸易与交往,所以具体的道程及走向不明。关于此道作者没有妄下断语,而是引贾耽的《边州入四夷路程》和《蛮书》,介绍了由南诏直西入天竺的捷径和从云南大理西南到骠国,再经黑山到印度的陆路通道外,还有以交州、广州为出发点的海上交通与长安进行交流。从京师长安到岭南的广州、安南,当时主要有郴州路和大庾路到广州,再经广州至安南还有“天威径”和另一条由云南至安南的道路,最后通过海路到达南海诸国。此时的航线已改变原来紧靠海岸航行而开始取最近的航道,即直穿今马六甲海峡,直航印度诸国,同时由于各国水手很好地利用南海的季风,使航程大为缩短(第131页)。将路线问题解释清楚也是本书的特点之一,可以尽量避免以往由于对外交通路线的混乱而对研究造成偏差。

另外,书中还有不少考古资料来充实作者的论据,这也是本书的一大特色。比如在论及由于与汉朝的交往使都城长安得到了许多南海珍奇贡品,同时南越国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尤以造船业为代表。书中举出当时造船工场遗址和南越王墓出土青铜提筒上的纹饰,都是作者结论的有力证明。还有唐朝南海的朝贡物品中,作者详细论述了昆仑奴和唐“都管七个国”六瓣银盒这两件贡品。关于昆仑奴

作者考证了其名称的由来以及与僧祇的关系。作者认为昆仑奴只是一种泛称,当时的人们并没有将昆仑和僧祇区分得很清楚,因此僧祇奴应是昆仑奴中的一种,两者是可以互用的,从而明确了当时所进献并非都是非洲黑人。接着大量列举各类有关昆仑奴的实物资料反映长安昆仑奴的情况。而“都管七个国”六瓣银盒则形象地反映了公元9世纪中叶,南海诸国与中国西南各族之间密切的关系。银盒上所刻画的七国,正中为昆仑王国,从正中向右顺时针方向依次为婆罗门国、土番国、疏勒国、高丽国、白拓国和乌蛮人。作者分别详细描述了银盒上这七国的画面,并逐个作了分析,从而判断出当时这七国所处时期为晚唐。此外,作者通过进一步对银盒制作工艺的分析以及当时七国的国情,判定其大致为唐宣宗大中到咸通年间(847—873年)由南诏王室所制而贡献给唐朝的银器。银盒上的七国虽分布甚广,然在唐代它们之间却通过众多交通道路互相联系,处于唐代中国与中南地区联系的多通网中。

周伟洲教授在著作中运用掌握的各种文献史料和丰富的考古资料,以严谨而又科学的态度对古代东南亚地区各国与长安的交往史实进行了一番细致的考证,使此领域中仍存在的一些疑问得到了较为科学的解释。

[责任编辑 朱伟东]